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大傳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朱子曰此四者聖人作易之所由也○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又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耳○朱子曰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聖人心細鑑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見得或曰伊川見兎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見凡草木鳥獸無不有陰陽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朱子曰王昭素云與地之間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朱子曰一每生二自然之理也易者陰陽之變太極者其理也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此數言者實聖人作易自然之次第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易有太極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又曰心爲太極此之謂也○是生兩儀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爲一畫者二是爲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在河圖洛書則奇偶是也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一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邵子所謂一分爲二者皆謂此也○兩儀生四象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少陽七太陰六周子所謂水火木金邵子所謂二分爲四者皆謂此也○四象生八卦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畧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其位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周禮所謂三易經卦皆八大傳所謂八卦成列邵子所謂四分爲八者皆指此而言也○大傳又言包犧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矣自是而推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二十二而六十四以至千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蓍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

之中而不容毫髮思慮作爲於其間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眞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爲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所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說益以甚矣

○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四畫者十六於經無見邵子所謂八分而爲十六者是也又爲兩儀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兩儀也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爲五畫者三十二邵子所謂十六分爲三十二者是也又爲四象之上各加八卦又爲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也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爲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周禮所謂三易之別皆六十有四大傳所謂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邵子所謂三十二分爲六十四者是也○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闔闢往來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生四四生八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爲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尔所謂易有太極者未可以書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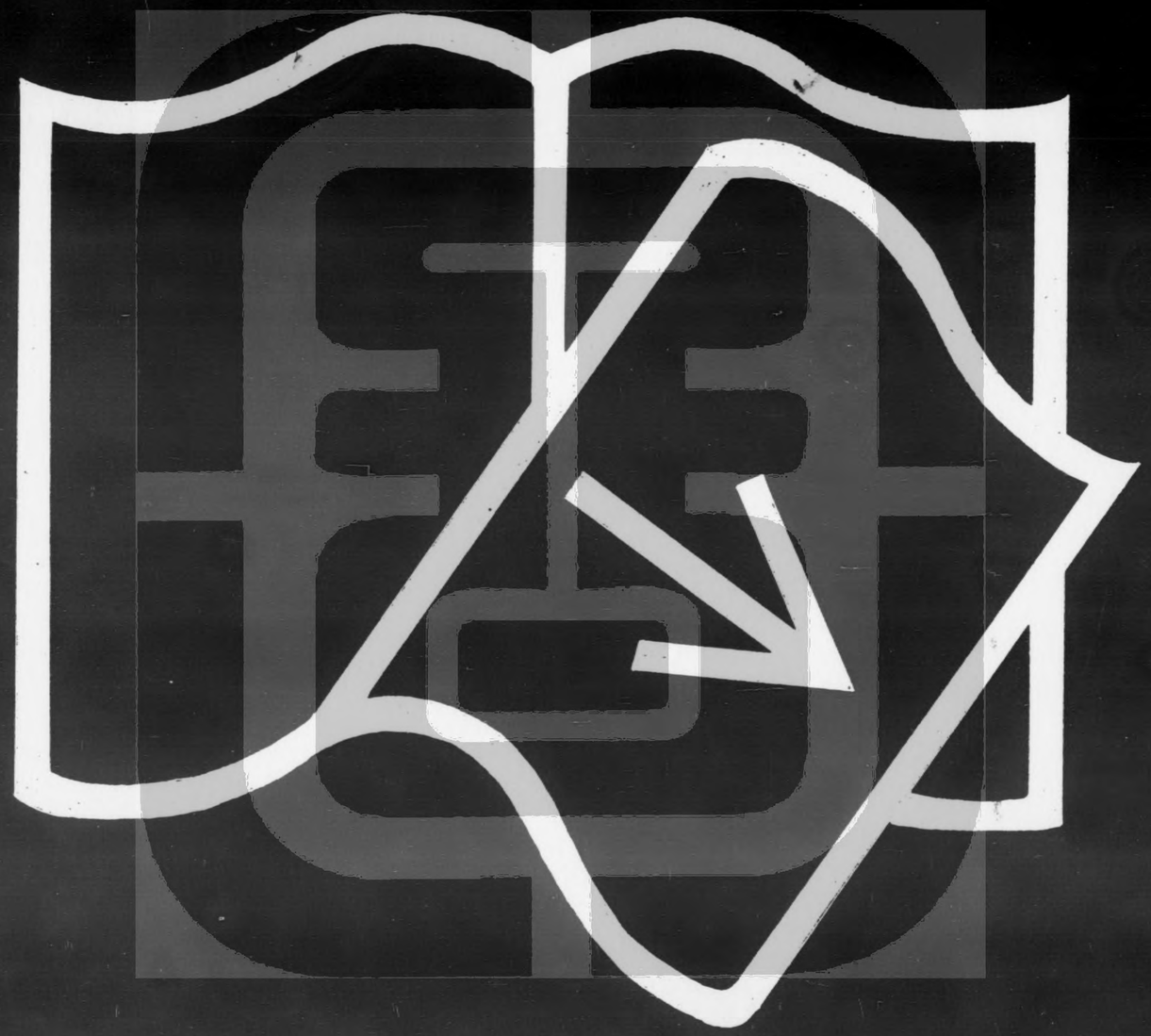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朱子曰劉聘君見元城劉公自言嘗讀它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當飛不飛皆過也

周子曰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全文見四德篇○朱子曰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又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



原件短缺

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采忍得而聞朱子曰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此聖人之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程子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

易天授今先看見乃謂之象一句籍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在道猶易之有太極耶此意如何曰如此教人只好聽耳使某當之必先教他將六十四卦熟讀方可及此○二說相類故附見

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謂義起於數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而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既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云云

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務也答張閎中上文云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覺老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爾遺事云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又曰易傳序云觀會通以行典禮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只

是常事又曰平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與方爲人處○看易須看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一日統看方子細又曰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係辭來解

又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又曰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

易中只言反復往來上下

易須是默識心通只窮文義徒費力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之間常包函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嘗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

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缺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

九六爻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人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又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曰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又曰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無義理兼觀岳之說亦自無此事云云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易要玩索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者用之源聖人妙處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繫辭又曰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得一本云繫辭所以解易須看了易方看得繫辭

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言神任六子而自處於無爲之地此大故無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間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無爲乎○按康節邵氏云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爲泰坎離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此矣○按此謂文王後天之易也程子之論與邵子不同今附此以俟參考○程子又嘗曰今人讀易皆不識易爲何物不過就上穿鑿而已若謂之不熟就上增一德亦不覺多減一德亦不覺少其譬如不識此元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又嘗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簡不已先生曰九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又曰九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

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邵子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張氏曰此教人學易之法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闔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闔一闢渾渾然無迹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復次剥明治生於亂乎始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剥而不復未有決而不遇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

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著書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知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又曰老子知易之體者也未詳

易三百八十四爻眞天文也

楊氏曰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又曰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欲作何用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耶所謂門莫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易與乾坤豈有二物號爲內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從順而命之小乾坤即易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無以見易蓋無乾坤則不見易非易則無乾坤謂乾坤爲易之門者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亦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闢之象也故孔子曰闔戶謂之坤闢戶爲之乾所謂門者如此夫氣之闔闢

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無常非易而何夫易云云豈應外求橫渠於正蒙中曾畧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入消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云云

朱子曰易字義只是陰陽莊生曰易以道陰陽亦不爲無見又曰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紙畫圈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極好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

又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問正義云易者變化之總号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此數語亦說得好先生云云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是陰便是陽密密拶拶在這裏不是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畫以示人

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吉者蓋有當爲有日不當爲若當爲而不爲不當爲而爲之雖陽亦凶

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其胷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贊易即就胷中寫出此理

易中多言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正

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如讀坤之初六須知履霜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

問易如何讀曰虛心以求其義而不執已見他書亦然

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以後之書莫大於春秋然此二書皆未易學今人才學此便入於鑿若讀此二書且當求其大義易尊陽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明消息盈虛之理春秋則尊王賤伯內中國而外夷狄明君臣上下之分所謂大義也

橫渠云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甚善然易中亦有時爲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爲小人謀乃所以爲君子謀也易本爲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爻以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爲而作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矣此易之大意如此又曰聖人作易本爲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并欲因吉便爲之凶便不爲如此則理自在其中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

之得與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興蓋小人小人必顛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君子亡則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国破家亡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爲君子之所爲者必吉而爲小人之所爲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有其中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之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爲然蓋所謂數者亦是氣之分限節度如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而圖書爲特著耳然是聖人因之而畫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偶以象陰而已但繼有兩則便有四繼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之便是十六蓋曰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同長者便爲主消者便爲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爲善否者便爲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無差則以之立

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只有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謂象有箇形狀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爲之彖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爲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大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時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爲天下之人不能曉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太卜之官掌之以爲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九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畫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卦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是文王雖有定

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置初不黏著物上故一卦一爻只以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爲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羲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爲文王之說又曰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爲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卜而決者便以所值之辭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是辭理無不正欲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又曰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雄率文王周公之本意因指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是者遂退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別諸義理以訓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詞乎故歆九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爲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一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三聖遺意又曰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六爻惕若厲無咎若占得這爻必是朝乾夕惕戒謹恐懼可以無咎若不如此便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無不利若占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休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其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無所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添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爲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看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看周公易自作周公易看孔子易自作孔子易看必欲牽合作一意看不得又本羲文有天地自然之易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伏羲以上皆無文字只有圖書最宜詳玩可見作易本原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讀者宜各就本文消息不可便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也又曰易中言占者有

其德則其中如是言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畧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如奢侈之人而得共儉則吉之占明不共儉者是占爲不吉也他皆倣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愚按魯穆姜筮得隨卦與南蒯得黃裳之義同又曰易只是箇空底物事未有是事預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事皆撞着他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易是箇無情底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而遂通又曰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便是就事上指殺說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謂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箇影象在這裏無所不包○按朱子以易本爲卜筮作故本義一書專以明此同時諸賢雖有異論而不能奪也故詳載其說使學者知先生本意云○以上易之要指○又程子曰易有百餘家難爲徧觀如素未識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王荆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又曰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尹氏曰伊川於易傳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朱子曰伊川先生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話今觀易傳可見又曰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一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乃名言又曰易傳明白無難看但伊川以天下許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無意味唯將來作事看即字字句句有用處又曰易傳須先讀它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箇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使者不識其味如遺書之類人看看却有啓發處非是易傳不好但不當使未合看者看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礱工夫○此書於學者非啓發工夫乃磨礱工夫○烨曰先生晚年盡是易其作傳只是寫成

孔氏書序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繁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樞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

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

程子曰觀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朱子曰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

張子曰尚書難讀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

朱子曰尚書初讀若於己不相關熟而誦之乃知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無非切己者

又曰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皆貫理下云堯之所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皐陶契益伊傅輩所言所行最好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又曰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身厥躬為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又曰伊尹許多語句句是天理又嘗問學者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代之變先生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且如湯誓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心○愚謂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是亦湯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書者堯舜禹湯文武皐夔稷契伊尹周公之精神心術盡寓其中觀書

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欲求古人之心盡吾之心然後可以見古人之心以上書之要指○朱子曰書有古文有今文古文乃壁中之書今文乃伏生口傳易讀書皆古文切是伏生口傳者難讀又曰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如盤庚大誥多方多士之類恐是當時召來而面命之自是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湯誥微子之命君陳諸篇則是當時修其辭命所以百姓皆曉者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所不曉者未必當時之人不識其詞義也又曰典謨諸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周誥諸篇恐只似今榜文曉諭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又曰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畧須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着意解典謨諸篇辭稍雅奥亦畧須解若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日呂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源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曰如此則是讀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此語○孔安國傳亦只是魏晉間人作與毛公詩傳大不同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書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問書經東坡爲上古曰然又曰大綱好亦有得有失○東萊改不書說無關疑處又曰伯恭說書傷於巧○愚按五十八篇之書無一語不及天無一語不出二故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朱子曰心有所之謂之志而詩所以言志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者性之感於物而動者也喜怒憂懼愛惡欲謂之七情形見永長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

哀以思其民困聲不止於言凡嗟嘆永歌皆是也成文謂其清濁高下疾徐疏數之節相應而和也然情之所感不同則音之所成亦異矣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事有得失詩因其實而諷詠之使人有所創艾氣而致祥召災蓋其出於自然不假人力是以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所及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是指風雅頌之正經經常也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夫婦之常也孝者子之所以事父敬者臣之所以事君詩之始作多發於男女之間而達於父子君臣之際故先王以詩為教使人興於善而戒其失所以道夫婦之常而成父子君臣之道也三綱既正則人倫厚教化美而風俗移矣。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此一篇之綱領也詩者聲之

部分之名也風則十五國風雅則大小雅頌則三頌也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是也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是也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是也蓋衆作雖多而其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必使之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則凡詩之節奏指歸皆將不待講說而直可吟咏以得之矣六者之序以其篇次風固為先而風則有賦比興矣故三者次之而雅頌又次之蓋亦以是三者為之也然比興之中螽斯專於比而綠衣兼於興兎罝專於興而關雎兼於比此其例中又自有不同者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者民俗歌謠之詩如物被風而有聲又因其聲以動物也上以風化下者詩之美惡其風皆出於上而被於下也下以風刺上者上之化有不善則在下之人又歌詠其風以譏其上也凡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詞不以正

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至于王道衰禮義廢彼此無心而能有所動也

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先儒舊說二南二十五篇爲正風鹿鳴至菁莪二十二篇爲正小雅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大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邶至豳十三國爲變風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八篇爲變小雅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爲變大雅皆康昭以後所作故其爲說如此國異政家殊俗者天子不能統諸侯故國國自爲政諸侯不能統大夫故家家自爲俗然正變之說經無明文今姑從之○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詩之作或出於公卿大夫或出於匹夫匹婦蓋非一人而序以爲專出於國史則誤矣說者欲蓋其失乃云國史紬繹詩人情性而歌詠之以風其上則不唯文理不通而考之周禮太史之屬掌書而太掌詩其誦詩以諫乃太師之屬瞽矇之職也故春秋傳曰史爲書瞽爲詩說者之云所失之矣○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情者性之動而禮義者性之德也動而不失其德則以先王之澤入人者深至是而猶有不忘者也然此言亦其大槩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禮義者固已多矣○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所謂上以風化下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形者體而象之之謂小雅皆王政之小事大雅則言王政之大體也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

也告古毒反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樂歌頌容古字通故其取義如此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所謂四始也詩之所以爲詩者至是無餘蘊矣後世雖有作者其孰能加於此乎

邵子曰刪詩之後世不復有詩矣蓋此謂也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子曰詩三百十一篇言三百者舉大數也蔽猶蓋也思無邪魯頌駉篇之辭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發求其直指全體則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故夫子言詩三百篇而惟此一言足以盡蓋其義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程子曰思無邪誠也范氏曰學者必務知要知要則能守約守約則足以盡博矣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說已見前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朱子曰禮必以忠信爲質猶繪事必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

志矣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所謂起予則亦相長之義也○南軒曰凡禮之生生於質也無其質則禮安從苑夫素雖待於絢然素所以有絢也無其質則何絢之有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爲後也子夏於此知禮之爲後可謂能嘿會於語言之外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子曰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有其琴瑟鍾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南軒曰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樂而至於淫哀而至於傷則是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乎情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至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所謂哀窈窕思賢才至於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所謂哀而不傷也玩其詞義可不深體於性情之際乎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朱子曰專獨也詩本人情該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盛衰見政治之得失其言溫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誦之者必達於政而能言也○程子曰窮經將以致用也世之誦詩者果能從政而專對乎然則其所享者章句之末耳此聖者之大患也○集義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云云須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未讀周南召南時一似面墻到讀後便不讀書只此便是法抵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朱子曰感發志意可以觀考見得失可以羣和而不流可以怨怨而不怒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人倫之道詩無不備二者舉重而言多識於鳥獸草

木之名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學詩之法此章盡之讀是經者所宜盡心也○謝氏曰詩吟咏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囿滯則閎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黃氏曰可以觀謂可以考見己之得失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朱子曰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墻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或問二南何以爲詩之首篇也曰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孟子曰咸丘蒙問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朱子曰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

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眞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眞無遺民也○程子曰本一字是文成句是辭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說已見前

程子曰詩者言之沐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此詠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其入於人也亦深古之人幼而聞歌誦之聲長而識美刺之意故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

師宿儒尚不知詩之義後學豈能興起乎

二南之詩蓋聖人取之以爲天下國家之法使邦家鄉人皆得歌詠之也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自齊家始故先言后妃次言夫人又次言大夫妻而古人有能修之身以化在位者文王是也故繼之以文王之詩

周南召南如乾坤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故人未有不入學者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揖遜之序如今所傳之詩人人諷誦莫非止於禮義之言今人雖白首未嘗知有詩至於里俗之言皆不可聞皆繫其習也以古所習安得不善以今所習安得不惡

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作詩者未必皆聖賢當時所取者取其意思止於禮義而已其言未必盡善如比其君以狡童之類是也朱子亦曰變風止乎禮義如泉水載馳之類固止乎禮義如桑

中庸註禮記大序
只說得那好底

張子曰置心平易然後可以言詩涵味從容則忽不自知而自解頤矣若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則幾何而不為高叟之固哉

求詩者貴平易不要崎嶇蓋詩人之情性溫厚平易老成今以崎嶇求之其心先狹隘無由可見詩人之志平易坦夷無艱險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義理存乎其中以平易求之則思遠以廣愈艱險則愈淺近矣

知詩者莫如孟子以意逆志讀詩之法也

謝氏曰學詩須先識得六義體面而諷味以得之 朱子曰六義之說見於周禮大序其辨甚明其用可識而自鄭氏以來諸儒相襲不唯不能知其所用反行異說以汨陳之唯謝氏此說為庶幾得其用爾○問詩備六義之旨 先生曰六義次序孔氏得之但六字之旨極為明白只因鄭氏不曉周禮篇章之文妄以七月一詩分為三體故諸儒多從其說牽合附會紊亂顛錯費盡安排只扶合鄭氏曲解周禮一章而於詩之文義意旨了無所益故鄙意不敢從之只且白直依文解義既免得紛紜枉費心力而六義又都有用處不為虛設蓋使讀詩者知是此義便依此義推求極為省力今人說詩空有無限道理而無一點意味只為不曉此耳周禮以六詩教國子亦是使之明此義例推求詩意庶其易曉若如今說即是才通經時無所助於發明既通經後徒然增此贅說

教國子者何必以是爲先而詩之爲義又豈止於六而已耶篇章之豳雅豳頌恐大田良耜諸篇當之不然即是別有此詩而亡之如王氏說又不然即是以此七月一篇改成三調詞同而音異耳若如鄭說即兩章豳風猶或可成音節至於四章半爲豳雅三章半爲豳頌不知成何曲拍耳又曰讀詩全在諷詠之功諷詠得熟則六義將自分明須使篇篇有箇下落始得○問詩中比興先生曰詩中比處少風雅頌只是今詩中風雅頌不須說無詩皆有如賦則是鋪陳其事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是也興處極多如鶴鳴詩却全是比分明是七箇謎了渭陂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分明是比出深味意思便見得相似○問閔雎先生曰此是興詩興起也引物以起吾意如雎鳩是雌雄有別之物荇菜是潔淨和柔之物引此起興猶不甚遠其他亦有全不相類者鄭皆以興只借他物以起吾意耳與關雎又略不同也○問倬彼雲漢爲章于天何以見作人之義先生曰倬彼雲漢則爲章于天矣周王壽考則何不作人乎此等語言自有箇溫脉流通處但涵泳久之自然見得條暢決治不必多引外來道理言語却壅滯詩人活底意思也周王既是壽考豈不作成人材此事已自分明更着箇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喚起來便愈見活潑潑地此六義所謂興也興乃興起之義凡言興皆當以此例觀之易以言不盡意而立象以盡意蓋亦如此

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情性非徒考其情性又將以考先王之澤蓋法度禮樂雖亡於此猶能併得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怨而不怒哀而不愁如綠衣傷已之詩也其言不過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擊鼓怨上之詩也其言不過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

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阻行役無期度思其危難以風焉不過曰苟無飢渴而已若夫言天下之事美盛德之形容固不待言而可知也其與憂愁思慮之作孰能優游不迫也孔子所以有取焉作詩者如此讀詩者其可以邪心讀之乎詩須諷味以得之古詩即今之歌曲今之歌曲往往能使人感動至學詩却未然只爲泥章句故也明道先生壹言詩它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

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云伯氏常

談詩止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平擺地令過便教人省悟又因言爲飛魚躍云云曰今人學詩將章句橫在胸裏怎生得脫洒去

龜山楊氏曰今之說詩者多以文害辭非徒以文害也又有甚者析字之偏旁以取義豈復有詩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釋詩也於其本文加四字耳而語自分明與今之說詩者異矣

詩全在體會仲素問詩如何看曰云云且如關雎之詩人以與后妃之德蓋如是也須當想象

雎鳩爲何物知其爲摯而有別之禽則又想象關關爲何聲知關關之聲爲和而南則又想象在河之洲是何所在知河之洲君幽閒遠人之地則知如是之禽其鳴聲如是而又居幽閒遠人之地則后妃之德可以意曉矣是之謂体會惟体會得則看時有味○又曰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相其氣味則詩意得矣

問詩如何以興朱子曰讀詩見其不美者令人羞惡見其美者令人興起

柏舟之詩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綠衣之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此可謂止乎禮義所謂可以怨怨即是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處雖比之觀則子之不得於父臣之不得於君朋友之不相信皆當以此意處之如屈原之懷沙赴水賈誼言語極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懷此都也便都過當了古人胷中發出意思自好看着三百篇詩則後世之詩多不足觀矣又曰古人情意溫厚寬和道得言語自恁地好

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也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疊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箇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自然推出那箇道理所以說以此洗心便是以這道理盡洗出那心裏物事渾然都是道理又曰大凡讀書先曉得文義了只是常常熟讀如看詩不須得着意去裏訓解但只平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四句吟泳者久之又嘗聽學者說鴟鴞詩先生曰詩不是恁地看此只是論詩鴟鴞之詩豈不知是周公遭變而作須是將來節節看取如明道先生善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思之如此百爾君子不知德行歸于正也只如此說段段脉絡分明此方是

詩今意如鴟鴞鴟鴞既取我子一章乃說鳥自言既取我子矣又毀我室毋乃害我太甚邪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言我爲國家勤勞如此預備牢固宜無敢侮者今乃毀之以至於予尾脩脩矣予口卒瘁矣風雨乃飄搖安得不哀鳴疾呼而告訴乎詩只是如此看便見得一篇之意又有問抑詩之序曰先生曰此序有得有失蓋其本例以爲非美非刺則詩無所爲而作又見此詩之次在宣王前故以爲刺厲王又以國語有左史之言故又以爲亦以自警以詩考之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自警者也曰刺厲王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卅不與厲王同時一也詩以小子目其君而爾汝之無人臣之禮與其所謂敬威儀謹出詞者自相背戾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以此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詞令爲諄切之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辭倨慢雖仁厚之主有所不能容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昔則詩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非所望於既往之人五也曰自警所以爲得者國語云云一也詩曰謹尔侯度二也又曰曰喪厥國三也又曰亦聿既耄四也詩意所指與淇澳所美賓筵所悔相表裏五也二說之得失其佐驗明白如此必去其失而取其得然後此詩之義明人之序者乃合而一之則其失者固已失之而其得者亦未爲全得也然此猶即其詩之外而言之若但即其詩之本文而各以其一說反覆讀之則其訓義之顯晦疎密意味之厚薄淺深可以不待考證而判然於胷中矣此又讀詩之簡要直訣學者不可以不知也又曰讀詩正在於吟味諷誦其委曲折旋之意正如自家作此詩相似自然能感發人之善心今人讀詩只將三兩句包了中間委曲周旋之意並不曾理會只是自將己意去包籠他濟得甚事且如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次曰雞既鳴矣可以興矣士曰尚昧旦也子起視夜則明星尚爛然也不成又去睡於是將翔將翔而弋凫與鴈觀它意思如此好所以有感發人之善心底意其間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始得

問關雎疑周公所作曰凡言風者皆民間歌謠採詩者得之而聖人因以爲樂以見風化流行淪肌浹髓而發於聲氣者如此

其謂之風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風之動物而成聲耳如關雎之詩正是當時之人被文王大德化之深心膽肝腸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故當作樂之時列為篇首以見一時之盛為萬世之法尤是感人妙處若云周公所作即國風雅頌無一篇是出於民言只與後世差官撰樂章相似都無些子發見活底意思亦可以致移風易俗之效邪○又曰關雎之詩看得來是要勝爲之所以形容得寤寐反側之事外人不能及此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而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可言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註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為吾警懼懲創之資邪而況曲為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之於我之易也巧為辨數而歸無邪於彼不若反

而責之於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揉非復孔子之舊矣且於小序之無稽可笑有猶篤信之而於其有據者反不之信此又何耶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雅朝廷之樂也商周之頌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又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土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

桑中當薦何等之鬼神溱洧當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可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王雅頌之正篇秩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無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淫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樂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況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旨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既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有所謂諷者若漢

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哉若曰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而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胥南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後白也哉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父之不可作也因書其後又曰桑中一詩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爲刺奔誤矣其下云云者乃復得之樂記之說已畧見本篇而

或者以爲刺詩之體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者此類是也豈必謙讓質責然後爲刺也哉此說不然夫詩之爲刺固有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清人猗嗟之屬是已然嘗試玩之則其所賦之人猶在所賦之外而詞意之間猶有賓主之分也豈有將欲刺人之惡乃反自爲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況此等之人安於爲惡其於此等之詩計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無慚矣又何待吾之鋪陳而後始知其所爲之如此亦豈畏吾之閔惜而遂幡然遽有懲創之心耶以是爲刺不唯無益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勸其惡也或者又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出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荅顏淵之問於鄭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辭而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

蓋不如是無以見當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監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按東萊呂氏曰桑中溱洧諸篇幾於勸矣夫子取之何也曰詩之體不同有直刺之者新臺之類是也有微諷之者君子偕老之類是也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辭而意自見者此類是也或曰後世狹邪之樂府冒之以此詩之序豈不可乎曰仲尼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亦以無邪之思觀之閔惜懲創之意隱然自見於言外矣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於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作於周道之衰其聲雖已降於煩促而猶止於中聲荀卿獨能知之其辭雖近於諷一勸百然猶止於禮義大序獨能知之仲尼錄之於經所以謹世變之始也借使仲尼之前雅鄭果嘗雜自衛反魯正樂之時所當正者無大於此矣唐明皇令胡部與鄭衛之聲合奏談俗樂者尚非之曾謂仲尼反使雅鄭合奏乎論語答顏子之問曰孔子治天下之大綱也於鄭聲亟欲放之豈有刪詩示萬世反收鄭聲以備六藝乎東萊之說如此改朱子辨之學者正當參玩也○以上詩之要指○朱子曰詩大序是後人作其間有病句小序極有難曉處多是附會如魚藻詩見有王在鎬之言便以為君子思古之武王似此類甚多詩見集傳○又曰伊川有詩解數篇說小雅以後極佳又曰程先生詩傳取義太多詩人平易恐不如此亦曰子由詩解好處多歐公本義亦善東萊說詩太巧古人意思自寬平何嘗如此纖細拘迫○又曰看詩須并叶韻讀古人文曰是叶音詩譜韻乃吳棫才老作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二十三

記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中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漢志易曰有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又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朱子曰經禮即今儀禮但亡逸者多故其篇數不及三百曲禮則皆禮之微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記事親事長起居飲食容皃辭氣之法制器備物宗廟宮室衣冠車旗之等條而析之亦應不下三千有餘云云○愚按鄭氏諸人皆以周禮三百六十官爲經禮儀禮爲曲禮朱子始以臣瓚及葉氏之說辨其不然始記其略於此以見經禮曲禮之別云○葉氏名夢得

韓子曰子嘗言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

者蓋寡沿襲不同莫知其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奥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哉愚謂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為於今無所用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子曰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又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且如儀禮有冠禮禮記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又曰儀禮或其事禮記明其理讀禮記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又曰禮記只是解儀禮如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推之諸篇皆然○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全書若曲禮王藻諸篇皆戰國之士及漢儒所裒集問儀禮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又曰漢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為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曰今儀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為之漢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周謂愈於推士禮以為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又曰儀禮不是古人須作一書如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襲不得好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緻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恩義安在又曰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

平廢今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本末

問周禮有訛缺否程子曰甚多周公致治之大法亦在其中須知道者觀之可決是非也

張子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蓋盟詛起於王法不行人無所取直故要之於神所謂國將亡聽於神也

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此心欲事事上致而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又曰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得此復忘彼其間

偏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才可其它五官便易看但止一職也

又曰有麟趾關雎之意然後能行周官之法度

或問云云何也朱子曰須是自閨門社稷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

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朱子曰周禮周公遺典也

胡氏父子以爲王莽今劉歆撰此恐不然○又曰周禮乃周家盛時聖賢制作之書又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又曰周

官編布精密乃周公遵用天理熟爛之書又曰說制度之書惟
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
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又曰天官之職是
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矩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
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
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
思患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新
那心頓下無用處纔動步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
事事物物理會過又曰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
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
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
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
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
在至若女祝掌凡內禱祠於宮廷之事使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
事安從有哉又曰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不能言
箇一如碁盤相似坪布定後碁子才有放處纔擺開便意思此書大
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
其澤文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前程不如是不足

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曰是係地須要識公平意思○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許但不敢今學者看看
又曰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後一
截事問周禮合如何看曰也且循住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
是箇公平底意思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
之此是治人主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
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按永嘉陳氏君舉有
周禮說曰周制三公位冢宰則冢宰與王坐而論道者也今攷
其屬小宰掌外治九與王左右親習之官隸焉內宰掌內治九
與后左右親習之官隸焉而他無職業九若是作格君心四篇
其一曰九饔飪田畧薪蒸之事醫藥之事酒漿之事幄帟次舍
之事甚卑究也甚煩瑣也必用命士必皆領於冢宰若王有師
田之事則大僕而下九僕馭之官有祭祀之事則大祝而下九
巫祝之官有燕樂之事則大師而下九聲樂之官其用命士每
官多至四十人生徒皆大夫長之而屬於卿若夫宿衛非宮正
之羣吏則宮伯之士庶子所謂執弓戈立階戺皆冕衣裳者非
若後世但以兵衛也昔周公作立政大抵汲汲於用賢而以虎
賁綴衣趣馬攜僕列諸左右常伯三事之下常伯三事皆大臣

也名位尊矣視趣馬級衣至不等而周公一槩言之何也蓋以
大臣進見有節數奏有常而朝夕與王燕者則斯人也必以士
爲之則必公卿所自簡除所自者謀苟非命士則簡除者謀不
出於朝廷其進雜而羣在至矣是故分隸於列卿而冢宰之治
特詳書曰昔在文武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由
此其選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
亦太公之子伋俱事成王伯禽年俊蓋宿衛國子也他日益能爲
顯諸侯而成王與之處則相觀而善之益多其後詩人刺皇父
曰皇父卿士家伯維宰仲允膳夫棸維趣馬蹶維趣馬蹶妻煽方處以是
數人者皆相從於女謁者也田此觀之王之所與燕私得其人
則太子見德而成王爲賢君不得其人則女謁行而褒姒之禍
作自后世子賢否繫焉而周之興亡從之如之何其不慎乎○
其二曰庖事酒事衣裳之事雖主及后有司不敢會既不會矣
而必領於大臣何也彼賤有司誠不宜以苛細課校至尊雖士
臣以道佐人主獨得與人主同否相是非是故領之夫冨有四
海而一人之奉就使無節歲實幾何方旦嘉與大臣以自防檢
庶幾過差不中九式之度雖有司不敢議而大臣盡號所以
警戒成敬畏也○其三曰嘗主及后有司不敢會既不會矣
唯閨雖知三代而上后妃極天

之選矣后妃毋儀天下而
天人嬪若干人世婦若干人女御若干人各以其職奉上所以
共賓祭蕃子姓之官備矣后方惻然思想幽深側陋之間何有
遺賢宜配君子求而不可得可別中夜不寐展轉嘆息庶幾得之
吾嘗推寒瑟鐘鼓之奉與之偕樂而後慊后德如此則宮掖之
政一以聽后之所爲奚不可者今廷內小臣而下九閽官九嬪
而下九婦官下至於女奴賤妾皆曉書者曉裁縫者必屬之大
臣則夫貞數之增損職掌之廢置祿秩之多寡賜予之疏數皆
稟命於朝廷而后不與且使內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
惰苟違有司之禁雖天子不得自以爲恩是故私謁不行而內
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蓋如此而非有脅然也今出房闥而方
較是非於侵紊之後坐予奪於縱肆之餘抑末矣漢太尉楊秉
糾中常侍而尚書詣以三公統外安得越奏近官蓋內治不聽
於公卿久矣無怪乎後世之多亂也歟其四曰周之學政不別
言王世子而嫁子士與公卿大夫之子共齒於學王姬之車服雖不繫其夫而其
肅雝之詩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則從夫之序也夫唯王與后
自牧甚卑則以能下人爲家法夫惟能下人而後能長有天下

自秦人尊君卑臣之令行無惑乎後世之疑周禮世　自此而上蓋朱子之所是故錄之餘不取

程子曰禮記中有聖人格言亦有俗儒乖繆之說乖繆之說全不能混格言只爲學者不能辨別如珠玉之在泥沙耳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譬言之化工生物剪裁繪畫雖似相類終不若化工所生者自有一般生意

禮記儒行經解極害義理又曰儒行之篇如後世遊說之士所爲誇大之說觀孔子平日語言有如是者否朱子亦白讀禮要人自辨別其間非絕是整言如至孝近乎王王弟近乎伯全不成義理

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表記亦近道其言正

朱子曰世謂禮記爲漢儒作非也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曷嘗有禮記中語乎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爲變禮蓋曲者委曲之義故以爲變禮然毋不敬安定辭安民哉此三語謂之變可乎先儒以儀禮爲經禮然其實亦自有變又不可一律觀也

問孔子何以問禮於老聃曰始疑有兩老聃後思之老子曾爲柱下史故知禮之節文所以孔子問之聃雖知禮然其意以爲不必盡行行之方以多事故欲絕滅之禮

運所謂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等語亦有此意

東萊呂氏曰曲禮小儀皆是遜志道理步趨進退左右周旋若事事理會必有所不周惟常存此心則自然不違乎理心有時而不存則禮有時而或失內有毫釐之疑則外有尋尺之差（下文如天之於百物根莖枝葉華實條鬯皆一生之哉采則百物自生若一枝一葉下之病則只於采不到處也又所謂遜志敬行後長如洒掃應對如師皆是）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又載籍

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朱子亦曰古禮難盡行後世雖如何教令人盡行時勢如何教令人盡行時有所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如古人士下皆然不待家至戶曉皆如此食湯飲故不見其多難又曰若要人有非古禮夫必要用須且是理會本原皆了要用須且是理會本原皆了至說及君子所當乎道者三孟子者亦是文公喪禮只說訓[illegible]之禮吾未之學嘗聞之矣[illegible]之[illegible]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只緣詩裏說[illegible]夏[illegible]後面都說鄉田同井出入相友[illegible]方望相助病疾相扶持井九一日歌其詩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說井田只說這幾句是多少好看孟子不去理會詩原大本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問不得古今[illegible]合說出來也無甚益益子說然人下自作曰[illegible]人下自作曰[illegible]天下合說出來也無甚益益子說然人下自作曰[illegible]天下合說其謹哉到說制度處也只說箇[illegible]禮吾未之學也[illegible]問其略也又曰以明堂位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illegible]不尚是一氷擔相因夏火殷蘖周龍章皆重添去若聖賢有作須簡易蘖謂便見大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蓋文質相生秦漢初已自繁[illegible]蘖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周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若廢也又云孔子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已無[illegible]周之文了又曰行夏時乘殷之輅此意皆可見使有聖賢在作必不盡如古之禮必當裁酌從今[illegible]而爲之也

古者禮學是專門名家始終考訂此事故學者有所傳授終身守而行之凡典禮有疑輒就質問所以上自宗廟朝廷下至士庶鄉黨與禮各分明漢唐時猶有此意以

禮經要指○朱子又曰禮記有王制經說好太史公書載樂記
人壬文中兼有王鄭二注○鄭康成是个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陸
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該博陳又勝似陸後世禮樂無足觀
若有若儒議論却有可取當別編作一書六朝人多精於禮必竟
當時社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亦用
其壽人議之如今刑法官專用試法人